

【明慧网】〔河北张家口来稿〕腊八这天，七位法轮功学员骑电动车出去讲法轮功真相。大家来到十五里外一个村子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家，请他开农用三轮车把大家拉到山区的村庄讲真相。因为他们的电动车爬不了山。

刚到法轮功学员家，该村的村书记因事也来到学员家，书记一听是法轮功学员们来了，就说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坐坐（一起聊聊的意思）。于是走到屋里和大伙打招呼。

书记一进来，法轮功学员立即拿出支持控告江泽民的征签表，请他签名，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并按了手印。法轮功学员向大家介绍了这位书记如何保护法轮功学员及因此得福报的故事。书记说：我那天跟我媳妇

正义的村书记



说了，“你也和村里的炼功人一起炼功吧，没事，谁要敢挡拦你，我来收拾他。”

学员和他说：“不瞒你说，他们来

是想让我拉他们去山里给老乡讲真相救人的”书记马上说：“可惜我的车太小，不然我送他们去。”

大家上了法轮功学员家的农用三轮车，由于天气太冷，油管里的油有的地方凝固了，走了不到五里路车就熄火了。必须用热水把油管的油化开，车才能走。让谁送热水来呢？对，就让书记来吧，他最合适了。于是给书记打了电话，请他赶快送一壶热水来。

不到十分钟，书记开车来了，带来了一壶开水，并说：“你在这先化着油管，我送他们上山吧。”于是他将三个法轮功学员送上了山村。当他回来准备再拉另外四个人时，正好法轮功学员已开着农用三轮车上路了。◇

夫妻被迫害 大庆一家四口状告江泽民

【明慧网】夫妻双双被迫害，儿子才十六个月时就被迫骨肉分离，大庆市杜蒙县农民李淑春与其夫刘福斌、女儿刘瑞、儿子刘纯共同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

李淑春遭受过两次劳教，一次一年，一次两年，第一次被绑架劳教时，儿子刘纯仅有十六个月大、女儿也只有八岁，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痛苦后，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九死一生；其夫刘福斌，先后经历了绑架、洗脑班、三年劳教迫害，遭受了上绳、老虎凳、搓皮肤、浇凉水或开水的酷刑折磨，曾经被打断耳骨、搓烂脸上的皮肤，二零一零年又被非法判刑十年，至今还在黑龙江省泰来监狱遭受迫害。

李淑春在控告状中陈述的事实：

一九九六年的冬天，二十五岁的我就患有心脏病、甲亢、肺炎，当时四岁的女儿刘瑞也体弱多病，丈夫刘福斌每月的收入七、八百元，去掉我们娘俩吃药的钱，生活费都不够，每月还得借钱。就在

这时候，经别人介绍，母亲修炼了法轮功，并带回一本《转法轮》，告诉我法轮功能祛病健身。当时女儿干咳，咳嗽药吃很多也不见效，我就拿起《转法轮》给女儿读，真是太神奇了，女儿三天就不咳嗽了。从此，我和丈夫刘福斌每天都抽出时间读《转法轮》、炼五套功法，并按“真、善、忍”做好人，不知不觉中，我身体所有的病不治而愈，女儿也健康的一天天长。我做点小买卖，我和丈夫的收入不但还清了外债，还有了积蓄。法轮大法给我家带来了美好，我们一家人生活的好幸福。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场迫害改变了这一切。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和丈夫像往常一样，早晨五点半来到街心花园炼功，却被警察带到公安局大院，院里站着不少法轮功学员，我们就一直顶着烈日站到下午才让回家。从此以后片警扈剑龙、刘芳武经常到我家骚扰，严重干扰了我们家的正常生活。

串门也是“罪”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我丈夫刘福斌因上同修家串门被民警刘志怀上报说是串联，结果将丈夫非法关在看守所二十八天，逼写“保证书”。出来后，扈剑龙还多次到家里看我们在不在家，有时半夜也来敲门，弄得四邻不安，要是出远门还得通报一声才能走。

洗脑班中过年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也就是过年的前一天，杜蒙县里组织办“洗脑班”，把我丈夫刘福斌关在石人沟办事处十五天。当时我怀孕差三个月就要生了，需要人照顾，我就拉着女儿和他们评理。他们气急败坏，随后把我丈夫送到杜蒙县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五十八天，临放时还要了两千元的保证金，不交钱就不放人。

夫妻双双被绑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四日晚，警察刘芳武、扈剑龙等七、八个人，闯进我家，一顿乱翻，抢走两袋真相资料，绑架了我和我丈夫，为了逼问我们真相资料是哪里来的，他们把手铐铐到

我肉里，我手指尖不过血、都变白了，国保大队长温忠革用报纸卷成筒狠狠抽我的脸，我于当夜被放回。丈夫在看守所里受尽警察王忠革的酷刑折磨，教唆刑事犯殴打丈夫，王忠革甚至把丈夫生殖器插在铁管里，嘴上还说：“你不说就让你断子绝孙”，三个月后丈夫被判三年劳教，被送至大庆劳教所迫害。

强制骨肉分离

二零零二年九月的一天晚上，警察刘芳武、扈剑龙闯入我家，一把抢走我怀里十六个月大的儿子刘纯，把孩子扔到一边，强行把我押走，六十多岁的公公抱着我儿子刘纯，领着我八岁的女儿刘瑞，去看看守所要求见我，警察却威胁我公公说：“如果你不配合，把你也抓起来。”随后我被判一年劳教，送到哈尔滨戒毒所迫害。

哈尔滨劳教所中九死一生

进劳教所第一天，女狱警师便问我，“法轮大法好不好？”我说“好！”“好就扣起来！”随后把我双手背铐在狱警办公室的暖气管上，一连七天，干警用语言嘲笑我、侮辱我，然后又把我放到卫生间，让我骑在蹲便上，双手背铐在水管上，大冷的天还故意开着窗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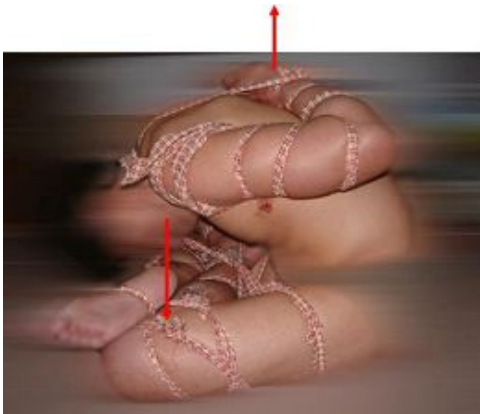
过了五天，又把我押到仓库里，双手吊铐在铁架上，狱警尹娜还打我两个耳光。三天后，我被放到车间，由包夹看着做奴工。期间，邪悟恶人轮番来对我进行邪说游说。

回家后仍被骚扰

我本该二零零三年九月回家，劳教所却以传看法轮功师父的经文为由将我加期三个月，回到家，二岁半的儿子已经不认识我了，黑瘦的小脸，怯怯的躲在他奶奶身后偷偷的瞅我。此时丈夫还在大庆劳教所里关押，看着公公、婆婆那憔悴的脸，两个年幼的孩子，使我这受尽折磨的身心更加难过，从我回到家警察刘芳武、扈剑龙便不断上门骚扰。

母亲在压力下被击垮

母亲郇凤云以前体弱多病，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二零零二年我和丈夫先后被劳教迫害，所有的亲人都来指责、埋怨母亲，



酷刑演示：上绳

在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下，母亲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放弃了法轮功修炼，原本健康的母亲，一下子就垮了，于二零零四年六月含冤离世。

丈夫在劳教所遭受的三年惨烈迫害

二零零二年五月，丈夫刘福斌刚被送进劳教所，就被关进“小号”，在二大队，以副大队长张明柱为首的恶警们扒光我丈夫的上衣，开始“上绳”。“上过绳”之后，恶警张明柱又指使姜云喜等四名刑事犯对我丈夫进行二十四小时强行看管，连着七天七夜不让睡觉，不许躺着，只许站和蹲，一眼不能眨，只要一眨眼就连踢带打。丈夫的身上至今留有勒过的疤痕。那其间，大庆劳教所一直以上绳、老虎凳、搓皮肤、浇凉水或开水、利用刑事犯迫害等手段酷刑折磨我丈夫和其他法轮功学员。

我丈夫被大庆劳教所迫害两年后，又被转到绥化劳教所迫害一年。

在监视下生活、多人遭入室绑架

丈夫回家后，警察刘芳武、扈剑龙经常上家骚扰，不来时就打电话骚扰，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甚至上家看着，不让出家门，我们又成了铁栅外的“犯人”。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日中午，我和丈夫干活回来刚到家，社区主任于秀丽就来了，说看看，就走了。不一会儿，杜蒙县国保大队长林家威、警察扈剑龙、刘芳武等三十几人就闯进我家，林家威进屋就把我丈夫反手按在窗台上。我问他们这是干啥，随即上来两个警察把

我也按住了。当时女儿阻止警察抓人，警察就拿胡椒喷雾，喷孩子的眼睛，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们把孩子也按在地上，七十岁的老爹吓得直发抖，八岁的儿子吓得躲起来了。

我和弟媳被非法劳教；丈夫被法判刑十年

我和弟媳赵明静被非法劳教两年；我丈夫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被杜蒙县人民法院非法判刑十年，至今还在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被迫害；我老爹由于一家人的被绑架而受到惊吓，一病不起，在我劳教期间含冤离世。

我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是想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因为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如果不能改过，恶报的下场是惨烈的。◇



“天安门自焚”是骗局

央视构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报道漏洞百出。譬如“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两腿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头发也还完整。王进东身后，一警察拎着灭火毯，晃来晃去等待拍摄，等王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到他的头上。◇

